

# 我们再看一会星星就走了

□钱玉亮

多少年了,一直有个“小目标”,就是能有一辆自己的车,与三两朋友,兴之所至,一拎小包,一踩油门,说走就走。在路上谈文学,在他乡的小酒馆里谈文学,在灿烂的星空下谈文学。小包里也没啥,除了一两件换洗内衣,就是稿纸和笔,当然,还有一册地图。那时还没手机,做梦也不会想到此生会用上手机。

如今,我多年的“小目标”终于实现了,我拥有了一辆国产SUV。尽管不是啥名牌,配置也一般,但咱要求不高呀,有四个轱辘,是车就行。年近六旬的我,早已云淡风轻了。我曾给自己下半生描绘有十八款幸福的模样,其中有一款就是:若有些时日见不到我在滨河公园散步了,不是在加班,也不是在医院,而是人在旅途。

车有了,幸福的模样也有了,可在一起谈文学的人却找不到了。这年头,谈喝酒,谈打牌,谈生意,谈国际风云,一上饭局,几乎朋友遍天下。手机里,好友也一串一串,每天笑脸、鲜花、红包、大拇指,搞笑视频,心灵鸡汤,在屏前呼啸而过,可就是逮不住一个让你走心的人儿。是呀,这年头谁还有闲工夫陪你谈文学呢?

有了车,出发了。首驾之旅,既没有去革命圣地,也没有去热门景点,更没有远征川藏线走世界屋脊。去的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。说远不远,说近也不近,小长途吧。

但我并没有一个人,我把夫人带上了。我对夫人说:“走,亲,我带你去远方看星星去。”夫唱妇随,温柔贤淑的夫人无问西东,立即就打包袱跟我上了车。其实,哄夫人开心,不一定要买钻戒和高档

化妆品的。

去的这个小村落在大别山腹地,位于安徽岳西与霍山之间,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古村落。崇山峻岭,云遮雾绕,林海茫茫,人迹罕至,道路之崎岖,如一缕飘舞在风中的丝带,驱车其间,真的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。而且手机信号忽有忽无,时不时还担心原始密林中会有野兽蹿出。

曾几次去过大别山,但都是从高速上飞驰而过,群山绵延,浮光掠影,印象肤浅。这一次,是在一个友人推荐下,才钻入这偏远闭塞的大山深处的。友人说,在大别山深处,有一方天窗,一片净空,是看星星的好地方,四季皆宜。

大山深处有人家。那乌黑的屋脊,黄色的夯土墙,在海林中时隐时现,住户虽不多,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,温和而可亲。大别山的民居极具特色,屋顶小瓦薄檐,长挑成廊;壁很厚,门很窄,窗很小,外观是一层,内却藏着阁楼,属围式、干栏式,还是悬山顶、歇山顶?该归于哪一类我不太懂。尽管是泥土,可夯实为墙后非常结实,遮风挡雨,日久经年,不比钢筋水泥的建筑差。每一幢民居,差不多都有百年的历史了,若不是屋顶有一只接收电视的现代“小锅”,真恍若隔世。

和内地乡村一样,这大山深处也有些老人和孩子在留守,青年人都外出了。古老的梯田、苍郁的茶园、水车、柴垛、石臼、石磨、坟莹、上山的羊肠小道,一切都在无声地讲述着过去与曾经。为感受当下真实的社会现状,我和夫人进村入户,屋里屋外看了看,摸了摸床铺,掀了掀锅盖,又和一两位大爷大娘聊了聊,问家中人口,问今

年收成,问出行和就医,问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。大爷大娘十分敦厚,也不知我们是打哪来的“首长”,有点局促,有点紧张,话很少,不敢多言,怕说错了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夫人也学电视上“首长夫人”的模样,摸了摸孩子头,又抱起一个更小一点的孩子照了一张相。

我们不是来访问问苦的,我们是来看星星的。我们看上去人模人样的,其实啥也不是。很惭愧,很无助,我们捐不了款,捐不了物,也不能带给他们脱贫致富的项目,我们只能陪他们说说话。这大山里,也许一周,也许一月,都见不到一个外来人,太幽静,太寂寥了。偶尔有山外的人来了,还是很吸引他们目光的,一如我们看到了林中美丽的山雉和贼眉鼠眼鬼鬼祟祟的狗獾。

夜幕降临了,满天繁星。坐在山中石阶上仰望星空,天呐,在城市中哪能见到如此浩瀚如此灿烂的天空啊!这天空的夜幕,不但不是黑色的、混沌的,而是料想不到的,是透明的、澄澈的,琥珀一样的瑰丽,蓝宝石一样的湛蓝!这样的瑰丽、湛蓝,至臻至美,想象都想象不出,文字怎么描绘?大美无言。平生什么时候见过如此美丽的夜空呢?真的让人养眼养性,心醉神迷,不思归去。友人没有虚妄,这古老幽寂的大山深处,真的有一方上苍为我们保留抑或洞开着的天窗。

星星悬浮在琥珀的蓝色中,闪着乍长乍短的光芒,如恋人般在眉来眼去。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遥相传情,交相辉映。谁说高处不胜寒了?丝毫不觉得的。那么多的繁星,无论是大一点、亮一点,是明星还

是无名之星,一点都不喧闹、不嘈杂,恬静谐美,明眸善睐,不惹尘埃,各自散发各自的光芒,在宇宙间亿万斯年,永恒运行。什么叫深邃,什么叫博大,什么叫天长地久,离开喧嚣的城市来仰望星空吧。银河、流星雨、鹊桥、瑶池、天上宫阙,这璀璨的星空,充满了诗意和梦幻,此时你可以抛开一切,插上想象的翅膀,天马行空自由驰骋,让整日在雾霾中穿梭,在人际中周旋的肉身,失重一会儿,飘然欲仙一会儿。清风拂拂,天籁之音在耳畔萦绕回环,哦,久违了,星空;久违了,梦境。

星空下的大山,还有一星半点的灯火在亮,那是还没有入眠的山里人家。是老爷爷在看电视中的外面的世界,还是老奶奶在给啼闹的孙子哼唱古老的歌谣?也许,是在惦念着白天的那对男女也说不定的。白天的那对男女,不是来检查工作的,也不是来送温暖的,是来看星星的。真是吃饱了撑的,病得不轻了呀。现在的城市人怎么了?怎么这么多人都病了?跑这么远来,一惊一乍的,不是大口地呼吸这里的空气,就是仰着脸袋看天上的星星。那对男女,年纪都不小了,头发都花白了,像夫妻,又像一对老情人,坐在那儿发呆老半天了。想什么呢,别是想不开了吧?

夜色如水,流萤绕膝。谢谢了这大山,这林海,这清风,这星空;谢谢了这山里人家,这大爷大娘。没事的,我们已过了想不开的年龄了,我们再看一会星星就走了。山下的村口已有了接待中心,那里有房有床,是专门为我们这些“病人”准备的。下山的夜路不太好走,我们知道的。我们会小心的。

## 诗二首

□刘毛伟

### 访旧地

晚云薄日影婆娑,半岸残枝与朽柯。  
渠水不知人世改,风来还作旧时波。

### 山村

老房古柳对山岚,鹅鸭鱼虾戏浅滩。  
一百二回明月夜,可怜都在梦中看。

## 落叶归途 (外一首)

□刘建

落叶一直在归途中。

当它们在树枝上,只是一种幻觉  
落叶和树木保持天然的一致性  
飞鸟和白云,途经天穹时  
山谷里传来的回声,在叶脉中汹涌不已

此时,一枚落叶正在寻找风中的庙宇  
母亲还在河畔耕耘。夕阳下,她的身影  
像迷路的落叶丢失的指南针  
大地收纳了一切。河流如初,落叶飘浮  
天边升起的星辰渐次点亮自己  
宛若刚刚揭开的悬念  
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,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”  
燃烧的火焰,照亮内心,光芒抚慰世间万物  
几声掠过的鸟啼,飞溅出时光的一句箴言

落叶归途,沉默如雷,万物茂盛。

### 一棵树的来历

一棵树落下的影子  
如同它旁边斜出的一个秘密。它的来历  
——种子在大地上的某次停顿

天空给予它更加高远的想象  
借助一粒晶莹的露珠  
照见一棵树已经消失的时光

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诗歌中的鸟鸣  
现在,它落到枝丫中间  
让一棵树的寂静戛然而止  
羽毛轻盈,树叶竭力模仿它  
收集远处传来的回声

我看见,有人取走树叶里的清凉  
有人在树下对弈。木质的棋子  
接纳了一棵树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解

落日若轮,它怀抱着远方  
我知道,一棵树即将成为星空的一部分  
摆脱人间冗长而平庸的叙述

## 小雪之夜

□徐祥龙

泼墨水彩  
立体,律动  
唱着歌

盛大舞台  
一场,又一场  
灯光秀

星星降临人间  
都在眨眼——  
要眨出另一个夜上海

文化艺术中心  
奥体中心  
相互照应,一起缤纷

荣誉大酒店的旋转餐厅  
四方游客  
流连千秋灯火

新世纪大道的车辆啊  
从南到北,从北到南  
发光的夜行李,一人一件  
谈天说地。

小雪  
从日历上下来  
挨着上弦月在红草湖的影子

我在银杏叶片上  
蘸白塔河的涛声  
写小城天长的黄金时代

## 阳光灿烂的日子

□忽艳

忙碌着早饭,我和妹妹识趣地赶紧起床,饭后全家便要开始行动了。

奶奶通常是这项工程的总指挥,她首先选中家中一处墙角,清扫干净后便指挥大家把煤块集中到这里,再由她一块块放平、码好,这可是我们一个冬天的燃料。我和妹妹与父母一起充当搬运工的角色,别小看这搬运工,却也是个技术活。蜂窝煤是有着12个孔的圆柱体,靠近圆孔的地方很薄,所以在拿取过程中需小心翼翼,如果受力不均匀,很容易被捏碎。

在一趟趟的搬运过程中,我很快掌握了技巧,由于力气小,又怕摔碎,我和妹妹每次最多只能搬两块。“这要搬到什么时候啊?”面对一堆的煤块,我动起了心思,于是找来一块长条木板,一次可以放八块,四块一层码二层,当我得意地和妹妹一起准备抬着走时,没承想却因掌握不好平衡,窄窄的木板刚离地就歪了一下,煤块顺势滑落,摔碎了好几块,引得父亲大声训斥,便只好老老实实继续“愚公移山”。

做煤球是印象颇深的另一个画面,只是不明白为何在当地人们都称之为“打”煤球。这项工程的开启时间由奶奶决定,需要结合休息日和天气以及她自己的日程来通盘考虑,奶奶通常会提前一周决定好时间。让我惊奇的是,她总能准确地预知天气,开工之日必定阳光灿烂。

打煤球的原料源于之前搬煤块以及日常用取时损坏的碎煤,我们跟着奶奶一起用盆将散碎的煤集中到她指定的户外开阔处,再将残缺的煤块打散。奶奶用铁锹将散煤中间扒个洞,我在奶奶的指挥下往洞中倒些水,然后不停地和着,待前期工作做好后,剩下的主体工程便是煤球的制作了。

奶奶将和好的煤分别铲到我和妹妹的盆中,每人发个小铲子。“你们看很简单,就这样先把煤抹平,再用铲尖挖一团后放地上,中间留点空,别挤在一起就行,这样容易晒干。”奶奶边说边示范给我们看,在她的指导下,我和妹妹正式开工。

整个上午我和妹妹在灿烂阳光下做着这项伟大的工程,临近中午,所有的活完成后,看着眼前一排排的煤球如同千军万马般等候检阅,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经济不断提升,别说打煤球了,就连蜂窝煤也早已退出我们的生活。时光,总是温暖了记忆、沉淀了美好。

可以发呆,可以回忆,可以让思绪信马由缰,也可以细数流年……阳光灿烂的日子真好!



乐在山水间 王体明/摄

## 客家酿豆腐

□黄伟兴

蔡澜在《暖食》中写道:“舌尖美味重在感觉,人间至味其实就藏在我你我的心里——那是用心炒的一碗蛋炒饭,用心煮的一碗面……”提及冬日里心中的那一味,便离不开家乡的酿豆腐。酿豆腐是广东客家人过节时餐桌必备的一道美食,凡有客家人的宴席必就会有它的身影。相传这道菜源于北方饺子,客家人从中原迁居南方后,因地制宜,使用易种的黄豆制成豆腐包裹肉馅,借此寄托对北方饺子和中原文化的感情。

小时候在乡下生活,那时条件不好,一年中也吃不上几次酿豆腐,只有过节或者来客人才能吃上。家里常说的话就是:“酿豆腐,吃团圆饭。”酿豆腐很多人都会做,可只有奶奶做的酿豆腐,才是我心中的人间至味。

制作酿豆腐前,需要准备好新鲜的豆腐和猪肉。奶奶会选择猪前腿肉做肉馅,我负责在一旁打下手。她将剁好的肉馅放入蒜末、香菇丁、蛋清,再配以少许的盐、生粉和胡椒,搅拌均匀。在我们村,想吃豆腐只需提前跟豆腐老板说一声,他清早便会将豆腐送来。

